



世界经典名著

名家短篇小说选

(二)

魏侨贵 邱德强 编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阿马罗神父的罪恶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1
米佳之恋	23
第一章	23
第二章	26
第三章	30
第四章	32
第五章	37
第六章	39
第七章	42
第八章	44
第九章	47
第十章	50
第十一章	52
第十二章	53
第十三章	56
第十四章	62
第十五章	65
第十六章	68
第十七章	69
第十八章	72
第十九章	75
第二十章	80

第二十一章	82
第二十二章	83
第二十三章	85
第二十四章	88
第二十五章	90
第二十六章	92
第二十七章	95
第二十八章	99
箱子与鬼	101
永远占有	127

阿马罗神父的罪恶

〔葡〕埃萨·德·克罗兹

第一章

正当复活节这天，消息传遍了莱里亚：教区神父若塞·米格斯一大早中风死了。他生前血气旺盛，贪图口腹之欲，在主教管区的教士们中间素有“头号饕餮”之称。开药铺的卡洛斯对他厌恶之极，每逢看到他睡好午觉走出来，两颊肿胀充血的样子，总是说：“瞧那条正在消化食儿的大蟒蛇。总有一天他的肚子要胀破的。”实际上，他的肚子确是胀破的——在吃了一顿有鱼的晚餐之后。当时，对面房子里正在举行舞会。那是戈丁尼奥博士在庆祝他的生日，人们大声喧闹，狂欢，跳着波尔卡舞。

没有人为他感到悲伤，参加他葬礼的人也寥寥无几。他出身农家，他的举止，他的一双粗壮的手腕，都像庄稼汉一般，他有一副嘶哑的嗓门，耳朵里长着长毛，讲话很粗鲁。那些虔诚的教徒从来就不喜欢他。他常在忏悔室里打饱嗝，而且由于他过去一直住在山区乡间，对礼拜仪式的某些细微之处不甚了了，因此，从一开始，他便失去了几乎所有来找他忏悔的女教徒。她们纷纷转向举止文雅、善于花言巧语的古斯芒神父，他对她们良心上的自责装出



一副很关心的样子。至于那些一贯忠实于他、伪装虔诚、按时来做礼拜的女教徒（人们轻蔑地称她们为“赐过福的”），在她们谈到显圣或者良心上的不安时，若塞·米格斯便会大吼一声，把她们吓一大跳：“胡说八道，你们这是在嘲弄圣人。祈求天主让你们多长点见识吧！”禁食者的过分节制更使他感到恼火。他会对着她们大声喊叫：“吃吧，喝吧，你们这些可怜的人啊！”他是唐·米格尔国王的拥护者，对自由派的报纸和主张怀有一种非理性的忿懑，他会一边挥舞着他那把大红伞，一边叫喊着：“狠狠揍他们一顿，狠狠揍他们一顿！”

到了晚年，他越来越习惯于长时间地坐着不动了。他跟他的老仆人和他的狗若利一起，过着孤独的生活。他唯一的朋友是代理主教瓦拉达雷斯，此人当时正管理着整个主教管区，因为两年之前，唐·儒瓦基姆主教大人因患风湿病痛苦之极，已经退休回到他在阿尔托·明尼奥的庄园去了。米格斯神父很尊重代理主教，这位代理主教大人冷冰冰的，鼻子很大，眼睛近视得厉害。他崇拜奥维德，讲话时总是噘着嘴，喜欢引用古代神话中的典故。

代理主教对教区神父也评价甚高，把他称作“托钵僧海格立斯”。他曾笑着解释说：“叫他海格立斯是因为他力大无穷，叫他托钵僧是因为他贪吃。”

神父下葬时，他亲自在灵框上撒了圣水；过去他每天都要把他的金制鼻烟盒拿给神父请他吸鼻烟，所以当他按照仪式程序，把第一把泥土撒在灵框上时，他便探过身去，悄声细语地对别的大教堂神父们说：“这是他从我这里捞去的最后一撮了。”全体神父听到代理主教的笑话都哈哈



大笑起来。当天晚上，大教堂神父坎波斯在副地方长官诺瓦埃斯家里用茶点时讲起这件事，人们听了都捧腹大笑，齐声称颂代理主教大人才思敏捷，饶有风趣。

葬礼之后过了几天，人们发现米格斯的狗若利在广场上四处游荡。老仆人因患疟疾住进了医院，整幢房子都上了门闩，所以这只可怜的、被遗弃的狗便饿得挨家挨户嚎叫。这是一只会泅水的小猎狗，肥得滴溜儿滚圆，有点像它的主人。它已经看惯了教士穿的黑长袍，又渴望找到一个新主人，所以一发现一个教士它便马上尾随在他身后，低声地、令人怜悯地猜猜吠叫。但是没有哪个教士想收留这只不幸的若利，他们都用伞尖把它赶开。狗在遭到拒绝以后，便彻夜在街上嚎叫。一天早晨，人们发现它死在济贫院的墙旁边。一个赶粪车的捡走了它的尸体，从此，若塞·米格斯便的确被人们忘记了。

两个月以后，消息又传遍了莱里亚：已经任命了一名新的教区神父。据说他是一个刚离开神学院不久的非常年轻的人，名叫阿马罗·维埃拉。人们说他被选中靠的是政治权势，莱里亚的反对派报纸《地区之声报》忿然写到这件事，还提到了各各他，法庭的影响和教士们的反动观点。有些教士被这篇文章所激怒，气冲冲地向代理主教提到这件事。“是的，”代理主教说：“这里面确实有偏袒。司法大臣布里托·科尔雷阿亲自给我写信证实了对他的任命。他甚至还说这位新任命的神父是位漂亮的小伙子呢。所以现在，”他继续说下去，一边借题发挥，一边为自己的聪明得意洋洋地微笑着：“在托钵僧海格立斯之后，我们也许会有一位托钵僧阿波罗了。”



在莱里亚，只有一个人认识这位新任命的教区神父，这就是大教堂神父迪亚斯，他曾在阿马罗初进神学院时做过他的伦理学教师。“那时候，”迪亚斯神父说：“阿马罗是个瘦瘦的、害羞的小伙子，脸上长满了丘疹。我现在好像又看到了当年的他，穿着破旧的黑长袍，面色黄黄的，像是肚子里有蛔虫似的！尽管这样，他还是一个好小伙子，而且很懂事。”

大教堂神父迪亚斯在莱里亚是人人皆知的。近来他一直在发胖——他那凸出的肚子把他的黑长袍顶了出来，他那头发灰白的小脑袋，浮肿鼓起的双眼和两片厚厚的嘴唇都使人联想起那些有关贪食好色的修道士的老故事。在广场上开店的、人称“智多星”的帕特里西奥大叔，是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每逢从教士身边走过，总要像只看门的老狗那样嗥叫一阵。而每当他看到大教堂神父迪亚斯拄着伞穿过广场，因为刚用过一顿美餐而不胜负担的样子，他总是说：“好一个恶棍！好像他就是国王若奥六世一样。”大教堂神父跟他年老的姐姐若塞帕和一个女仆住在一起。人们在街上常常看到这位女仆裹着一条染成黑色的披巾，趿拉着一双毡拖鞋。人人都知道大教堂神父迪亚斯很有钱：他在莱里亚郊区拥有房地产，可以收取一大笔房租；他常举行火鸡晚宴，他珍藏的一种一八一五年酿制的樱桃酒，是众口交誉的。但是，他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也就是人们在私下议论纷纷、广为传说的一件事，却是他长期以来跟奥古斯塔·卡米尼亚太太之间的暧昧关系。通常人们都把奥古斯塔·卡米尼亚太太叫做胡安内拉太太，因为她是圣若昂达福兹地方的人。胡安内拉太太住在济贫



院路，接受房客。她有个女儿叫阿梅丽亚，二十二岁，出落得很标致，身段也匀称，追求的人很多。

大教堂神父迪亚斯对阿马罗·维埃拉的任命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在药铺老板卡洛斯的家里，在广场上，在大教堂的圣器收藏室里，他到处盛赞阿马罗在神学院时的表现，讲到他处事谨慎，顺从听话，甚至对他的嗓子也赞美了一番，说他的嗓子音色圆润，悦耳动听。“让他这条嗓子在复活节前讲道的时候再加上一点感情色彩，那就再好没有了，”他说。他加重语气，预言他前程远大，将来肯定能做大教堂的神父，说不定还有做主教的荣幸。

终于有一天，他收到了阿马罗·维埃拉从里斯本寄来的一封信。他非常得意地把信拿给沉默寡言、奴性十足的助祭看。

那是八月的一天下午，当时他俩正在新桥边上散步。菲古埃拉公路正在建设之中：里兹河上的；日木桥已经拆除，新石桥已经通行，这座桥有两个大桥洞，又坚固又结实，人们着实吹嘘过一番。此时，因为征用土地的关系，工程正暂时停在那里，在新公路将要接通的马拉泽斯地区，仍然可以看到泥泞的公路；一层层的鹅卵石覆盖着地面；用来碾碎并压平石块的大碌碡埋在浸透了雨水、泥泞不堪的黑土里。

桥的四周，视野宽阔，一片静谧。在视野尽头河水流出的地方，可以看到低矮的圆形山峦，山坡上覆盖着幼松暗绿色的树枝；山下，高大的树木丛中，是一幢幢房子，粉刷一新、赏心悦目的白墙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给这一带凄凉的景色增添了一点生气和人情味；傍晚时分，缕缕炊



烟把一向清澈透明的空气染成了淡蓝色。在里兹河穿过两排暗淡的柳树缓缓流向大海的那片低地上，绵亘着莱里亚平原上最早开垦出来的那片农田：辽阔、肥沃、日照充足。从桥上看不到莱里亚镇本身；只看得见大教堂耶稣会式样的砖石建筑的一角和长满了墙头草、覆盖着暗绿色柏树针叶的公墓墙的一角；其余的部分都被地面上密密麻麻的一大片野生植物这没了，只有旧城堡的废墟还带着一副庄重、古雅的气派矗立在那里，衬着天幕，显示出它的轮廓；到了傍晚，成群的猫头鹰便在废墟上盘旋飞翔。

桥堍边，一条倾斜的小路沿着河边蜿蜒而下。这里古树参天、安谧僻静，人们称之为老杨树林荫道。大教堂神父就是在这里一边散步一边低声跟助祭商量着他看了信后想到的一个主意的；这主意他觉得十全十美，简直是高明极了！阿马罗恳求大教堂神父为他租好住房。房租要低廉，地段要好，可能的话要备有家具；要是能在一家名声好的、私人出租的住房里租两个房间，那就更好了。“你完全可以理解，我亲爱的老师，”阿马罗写道：“在私人出租的住房里租两个房间对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我肯定不要任何豪华舒适的东西；一间卧室和一间小小的客厅就足够了。重要的是这家人名声要好，房子要安静，地处镇中心；房东应该心地善良，不能太凶狠苛刻。这一切我都拜托你了！因为你判断力强，有能力。你可以放心，你的一番好意我将铭记不忘，日后一定报答。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房东太太做事有条理，不会说长道短。”

“好，现在请你听听我的打算，我的朋友门德斯。我想把他安置在胡安内拉太太的家里！”大教堂神父带着得



意的神气继续说道。“这主意不错吧，呃？”

“这主意好极了，”助祭讨好地说道。

“是的，她楼下有间卧室，带一间小小的客厅，另外还有一间可以做书房。她家的床单、桌布很干净，家具也好。”

“床单、桌布漂亮极了，”助祭充满敬意地说。

大教堂神父接着说：“这样安排对她也好：出租两个房间，提供膳食，服侍他，这样每天问他要六个银币完全可以。再说，教区神父住在她家，她脸上也光彩。”

“只是为了阿梅丽亚的缘故，我还有点疑虑，”助祭战战兢兢地说。“是的，人家会议论的。一个年轻的姑娘家。他们说教区神父是个年轻人。你是知道的，神父先生，人们的舌头多么会搬弄是非。”

大教堂神父早已站住。“胡说！”他大声喝道。“难道儒瓦基姆神父不是跟他母亲的教女同住在一幢房子里吗？还有大教堂的佩德罗佐神父，他不也是跟他嫂子还有他嫂子的妹妹，一个十九岁的大姑娘住在一起吗？你反对得真是毫无道理。”

“我想说的是——”助祭试图解释一下。

“别说了，我看根本没有什么好反对的。胡安内拉太太可以把她的房间随便租给什么人。本来嘛，她那些房间就是要租给别人住的。教育大臣不就在那里住过几个月吗？”

“但是一个教士——”助祭话中有话地说。

“这就更多一重保证了，门德斯先生，更多一重保证了！”大教堂神父大声说道。他停了下来，以一种表示信



任的口气继续说：“说到底，这样安排合乎我的心意，最最合乎我的心意，我的朋友！”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沉默。然后，助祭压低嗓门说：“是的，神父先生，你对胡安内拉太太非常好。”

“我不过是尽力而为罢了，我亲爱的朋友，尽力而为罢了，”大教堂神父说。然后，他一边像父亲般地哈哈大笑，一边突然变得非常柔和，说道：“她是个好女人，这一切都是她应该得到的。”他停下来，翻了一下眼白又继续说道：“现在，要是哪一天早晨打九点钟的时候我不出来，她就会焦急不安。‘啊，夫人哪！’我总是对她说，‘你担心得毫无必要。’但她就是这个样子。去年我得了心绞痛，瘦得不成样子，门德斯先生，这可把她给忙坏了。如果杀掉一头猪的话，那么最好的部位就应该奉献给圣洁的神父——她就是这样称呼我的。”他得意洋洋地说着，嘴边淌着口水，眼睛闪着亮光。“啊，门德斯，”他继续说下去：“她真是个难得的女人啊。”

“而且长得也很漂亮，”助祭充满敬意地说。

“是长得很漂亮，”大教堂神父说，脚步又停了下来。“她虽然年纪不小了，可她连一根花白头发也没有，一根也没有。她的皮肤多么细嫩噢！但是她最美的地方，门德斯，”说着，用自己的胖手摸了摸下巴，“还是这里。而且她又是那么光洁、鲜艳。对我是那么关心、体贴！她没有哪一天不给我送点小小的礼物来——一盘米饭啦，一碟肉冻啦，一根漂亮的黑香肠啦等等！昨天，她给我送来一只苹果馅饼。你要是亲眼看到就好了！调味汁就像奶油！做得真是好极了，连若塞帕也说：‘太好了，太好了，简直



就像是在圣水里烧出来的。””

说着，他把伸开的手指放在胸前：“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感人肺腑的，门德斯。这话不该我说，像她这样的人再也没有了。”

助祭一声不响地听着，心中不免有点妒忌。

“我知道得很清楚，”大教堂神父又一次停下脚步，拖长了话音说：“我知道得很清楚，人们到处在议论纷纷……但这些都是恶意中伤！事实是，我跟这家人的交情，在她男人还在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你是完全知道的，门德斯。”

助祭肯定地点点头。

“她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好女人，就是这话，一个规规矩矩的好女人，”大教堂神父大声说着，用力把伞尖戳进了地面。

“人们的舌头都是有毒的，迪亚斯先生，”助祭哀声说道。沉默了片刻，他又附在大教堂神父的耳边悄声说道：“但这一定让你花了不少钱吧，迪亚斯先生！”

“实实在在，你说得一点不错，我的朋友！你可以想象得出，自从教育大臣离开她家以后，这可怜的女人一直把房间空在那里，没有人来租，情况该有多么糟糕：都是靠了我，她家才一直没断炊烟，门德斯。”

“她有一个小小的农场，”助祭说。

“那只是一小块地罢了，我亲爱的先生。等她完了税，给非雇用不可的农场工人付完工钱，就所剩无几了。所以，我说，新来的教区神父真是天主给她送来的一份礼物。有了他每天的六块银币，再加上我送给她的，她就能够对付



过去了。这样我也就可以安心了，门德斯。”

“这样你就可以安心了，迪亚斯先生，”助祭重复地说。

他俩都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这时已是傍晚时分，四周明净而清澈；头上的天空一片淡蓝；空气静止不动。此时，河水正当清浅；一小块一小块干燥的沙地闪着亮光；浅浅的河水潺潺流淌，絮絮细语着流过鹅卵石，泛起道道涟漪。

一个年轻的姑娘赶着两头牛出现在泥泞不堪的公路上，公路两旁各有一排荆棘树丛，公路面对着老杨树林荫道。两头牛慢慢走进河中，伸长脖子，挣脱缰绳，轻轻地、毫无声息地饮起水来，还不时地抬起头来，安详地四处张望，显得悠然自得。串串水线从它们嘴中流出，在落日的余辉中闪闪发光。随着日落，河水渐渐失去清晰的反光，桥拱的阴影也越来越长了。山上升起一片朦胧的暮色，血红中又带点橘黄色的云彩表示这已过去的一天是炎热的一天。这些云彩就像一条罩住了大海的硕大的围裙。

“今天的黄昏真可爱，”助祭说。

大教堂神父打了个呵欠，对着自己张开的嘴巴划了个十字，然后说道：“咱们回去吧，差不多该做奉告祈祷了。”在他们走上大教堂的台阶时，大教堂神父停下来：“那我们就把阿马罗安置在胡安内拉太太家了。这对每个人都是一件好事。”

“一件好事，”助祭毕恭毕敬地说。

他们划了个十字，走进了大教堂。



第二章

一个星期以后，人们得知，新的教区神父将搭乘晚班邮车从绍·德·马卡斯前来就职。所以从六点钟开始，大教堂神父迪亚斯和助祭便在喷泉广场踱来踱去，等候着阿马罗的到来。

这时是八月底。在沿河的碎石小道上，妇女们在两排老杨树之间走来走去，人们可以瞥见她们色彩鲜艳的衣服。拱道旁边是一排破旧的住房，许多老妇人坐在门前纺纱；浑身肮脏、营养不良的孩子们在地上玩耍，他们个个赤身裸体，腆着个大肚子；一群母鸡转来转去，在垃圾污秽中贪婪地觅食。喷泉四周一片喧闹声；人们拖着船只从石头路上走过；佣人们相互骂来骂去；身穿肮脏军服、脚穿磨掉了后跟的大皮靴的士兵们挥舞着马六甲手杖，和女人们调情；头上顶着大肚皮水罐的姑娘们扭摆着腰肢，成双作对地结伙走着；两个懒洋洋的军官一边等着瞧新来的神父是个什么样的人，一边在聊天，他们的制服连钮扣也没扣，松松垮垮地垂在肚子上。邮车迟迟未到。当暮色降临时，拱道上方圣像壁龛中的灯发出了熠熠光芒。医院正面的窗口上，灯也一盏盏地亮了，投射出暗淡的光辉。

当邮车缓缓地驶过桥，停在喷泉旁边的“十字架”客栈门前时，天已经黑了。车上所有的灯都亮着，拉车的是两匹瘦弱的白马。帕特里西奥大叔店里的伙计抱了一大叠《平民日报》跑步穿过广场。车主巴普蒂斯托大叔嘴角上叼着黑烟斗，卸下马具，一边不出声地咒骂着。一个头戴



高帽。身穿教士长袍的男人从车夫旁边的坐垫上站起来，跺跺脚，让血液畅通畅通，然后抓着铁扶手，小心翼翼地下了车。

“哦，阿马罗！”大教堂神父走到马车跟前大声喊道：“啊，你这个淘气鬼，你！”

“哦，老师，”阿马罗兴高采烈地说。他们相互拥抱，而助祭却深深弯着腰，手里拿着他的四角帽站在那里。

过了一会，店里的人们便看到一个年轻人，微微下垂的肩上披着一件教士长袍，夹在步履缓慢的胖神父和长腿的助祭之间穿过广场走去。他们知道这就是新来的教区神父；后来在药铺老板家里，人们都说他长得一表人才。若昂·鲁科提着一只小小的铁皮箱和一只毛毡手提包走在他前面，嘴里哼着《赞美天主》的圣歌；他有点醉醺醺，走路来摇摇晃晃的。

这时候差不多已经九点钟了，夜色正越来越浓。广场周围大多数房子已经关闭了大门，住在里面的人也已经就寝。下面，拱道商店里，煤油灯暗淡的光线照射出柜台上几个困倦的身影，他们正强打精神在聊天。虽然每条街上都有一盏大灯，但光线昏黑，使弯弯曲曲的街道变得阴森、凄凉，好像没有人居住一样。万籁俱寂，只有大教堂的钟不时为那些已经去世的虔诚教徒的在天之灵发出声声哀鸣。

他们一边走着，大教堂神父一边缓慢而费力地向教区神父解释着为他作好的安排。他没有为他租一幢房子，因为那样一来还要买家具、雇佣人并支付许多别的开支。他觉得最好是替他在一家名声好的私人家里租几个房间；这



肯定会更舒服；而且（他的朋友——走在旁边的助祭可以作证），镇上没有哪一幢房子比得上胡安内拉太太家的房子。那里干干净净，空气流通；厨房里不会飘来令人不舒服的气味；教育大臣和督学都曾在她家下榻。至于说到胡安内拉太太本人（他的朋友门德斯对她很了解），那真是一个虔诚的女人，对于履行自己的宗教义务一丝不苟，而且持家勤俭，乐善好施。“你住在她那里，会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你可以吃到双份的炖肉，喝得到咖啡……”

“咱们等会看吧，老师；费用是多少？”

“每天六块银币。啊呀，老弟，等于是不要你的钱！你可以有一间卧室和一间小客厅。”

“一间很漂亮的小客厅，”助祭恭恭敬敬地评论说。

“离大教堂远吗？”阿马罗问道。

“只有几步路。你甚至可以穿着拖鞋去作弥撒。这家人家有个年轻的姑娘，”大教堂神父慢条斯理地继续说着：“是胡安内拉太太的女儿，今年二十二岁，模样挺标致，性格很高傲，可心眼倒挺好……你住的街到了。”

这是一条狭窄的街道，让老济贫院的院墙一挤就显得更窄了。街的那一头有一盏暗淡的灯。街上的房子既简陋又矮小。

“这里就是你的王宫！”大教堂神父说，一边敲着一扇窄门。

从二楼伸出两个老式的、围着铁栏杆的阳台，阳台的四个角上各放着一只木箱子，里面种着迷迭香。迷迭香长得很茂盛，蔓出了木箱，爬得整个阳台上到处都是。再上面，每扇小小的窗口外面都有一个围着铁栏杆的阳台；墙



壁凹凸不平，使人联想到一只敲瘪的罐头。

胡安内拉太太正在第一段楼梯顶上等候他们；一个看上去很虚弱，脸上长着雀斑的女佣人，高高举着一盏煤油灯，引他们走进屋。灯光投射在粉刷过的墙上，把胡安内拉太太的身影清晰地衬托出来。她又高又胖，面色苍白；黑眼睛的四周已经有了皱纹；卷曲的头发用一根鲜红的缎带扎起来，在头顶和头发分缝处正日渐稀疏；但可以看得出，她的手臂依然丰满，脖子也圆滚滚的；她身上穿的亚麻布衣服干净而雅致。她举止大方，态度随和。

“太太，你的房客来了，”大教堂神父一边上楼梯一边说。

“我能迎接神父先生真是不胜荣幸！不胜荣幸！我想你一定很累了吧。请这边走。楼梯太小，请留心。”

她把他们引进一间小小的、墙壁漆成黄色的客厅，靠墙摆着一只藤料作底的大沙发，沙发前是一张可以折叠的桌子，上面铺着一块绿色的毡布。

“这是你的客厅，神父先生，”胡安内拉太太说。“你可以在这里接待朋友或者吃过饭后到这里来休息一会。这里，”她打开另外一扇门，接着说：“是你的卧室。里面有五斗橱，大衣柜……”她把抽屉一个个拉出来又推进去；把床铺也夸耀了一番，还用拳头捶着床垫子，以显示它的松软和富有弹性。“这里是一只小铃，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可以摇铃。五斗橱的钥匙在这里……如果你想再要一只枕头把头垫得高一些……我只给了你一床被子，但是如果你想多要的话……”

“好的，一切都很好，我亲爱的夫人，”教区神父低

